

东西方文化评论 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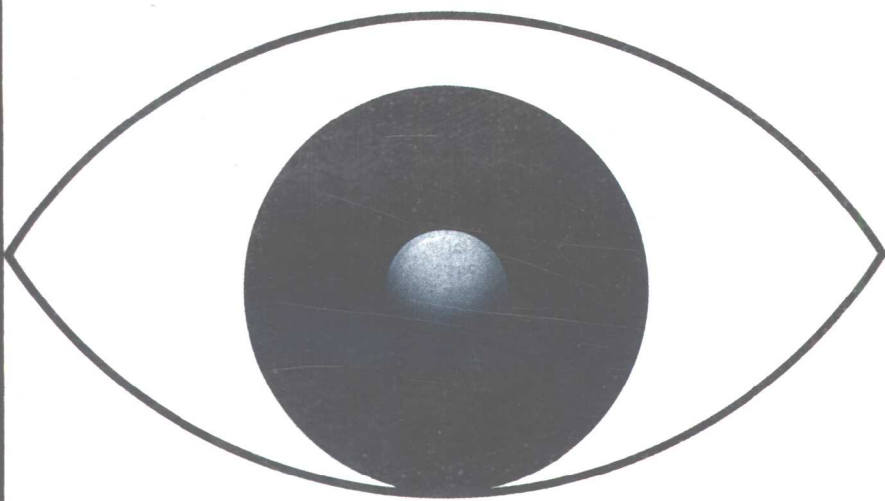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中文系

深圳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

比利时卢汶大学中国—欧洲文化研究中心

编

王岳川 刘小枫 韩德力 主编



东西方文化评论

(第四辑)

王岳川 刘小枫 韩德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东西方文化评论 第四辑

王岳川 刘小枫 韩德力 主编

责任编辑:张凤珠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80千字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301-01896-7/G·0114

定价:10.10元

前 言

历史的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

毋庸置疑,我们这一代或以后几代学者都面临中国文化学术重建的任务。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在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文化话语转型时期对潜历史形式加以充分关注,并在哲学层面的反思和批判中,重新进行文化的“再符码化”和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

文化,作为民族灵魂的体现,其深层表征为一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并为某种价值信念的思想体系所规定。不同文化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显示出不同民族文化之根。文化之根系乎于人。通过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交汇,当代学者必得思考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处于今日世界文化大视野中的华夏文化,如何弘扬其优秀的文化遗产,重铸全新的精神生命,持存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

当今世界,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东西方“邻居”间的互不了解、相互抵牾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文化无国界。华夏文化理应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藉此,消解西方中心话语向第三世界播撒的权威性,打破第一世界文化本文的中心性,展示本土新文化的清新刚健风格,并指明走向新世纪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语境中,虚无价值倾向致使“主流话语神话”日益成为不可能。这种文化精神的漂移,使得今日的文化哲学正在成为寻找生活意义的价值哲学和批判哲学。文化哲学的远景在于,它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没有永恒的真理,也没有永恒的文化哲学。哲学要批判别人,也要接受别人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哲学是意义的命名和价值的重估。

正惟此，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东西方文化评论》的宗旨是纯粹学术性形式上的文化相互理解 and 自我理解，同时也是民族文化间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判。这种形式将促使各民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充分发展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共同性，在切合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共通性前提下充分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各民族的文化应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共同负责、共同承担义务、共同做出贡献。

最后，感谢比利时卢汶大学“中国—欧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韩德力先生，通过他的努力和支持，使本辑的合作编辑及出版得以顺利进行。

王岳川 刘小枫

1991年5月于北京大学

东西

东方文化评论 第四辑

东西方
文化评论
第四辑

目 录

前 言 王岳川 刘小枫(1)

走向生活的哲学 江 怡(1)

哈贝马斯:对抗后现代性..... 王岳川(15)

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历史性领悟 费 洛(43)

诗意地栖居 任 昕(51)

德国文化哲学视界中的人的远景 邹 进(63)

禁止与引诱 张志扬(84)

理性与信仰..... 方 珊(109)

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定向标..... 金亚娜(132)

关于艺术与宗教的断想..... 丁 方(144)

飞向永恒之矢..... 孙小玲(150)

瞬间与分离..... 蔡方华(164)

语言:文化的精神 陈保亚(176)

儒家学说中的“自我”问题..... [德]顾 彬(196)

马树德 译

关于僧肇“不迁”概念的“适时的”信 [美] 伦纳德·P. 维塞尔(218)

王 芃 译

齐美尔、胡塞尔、舍勒散论 [德] 皮兹瓦拉(254)

宋健飞 译

舍勒论无与存在 [德] M. 弗林斯(276)

王艾明 译

恩斯特·布洛赫与未来 [美] 弗·杰姆逊(285)

王岳川 兰 菲 译

法国哲学十五年(1968—1983) [法] K. 德拉岗帕涅(317)

徐 枫 译

我的回忆 [德] 卡尔·拉纳 克劳斯(325)

曹雅学 译

道德的原始材料 [俄] 索洛维约夫(338)

董 友 译

走向生活的哲学

——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种理解

江 怡

在现代社会,即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电视、电话、传真技术等等科学的传播手段的广泛应用,使这个世界变得愈来愈小,“地球村”的观念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包括东西方南北球)的一种“共识”(common sense);同时,面对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人们购物狂似地尽情满足感官享受而唯恐虚掷光阴,人们的理智失去了自主而成为整日应付感觉的仆人。本是理智的职责而赋予人类以智慧的哲学思索,却被视为痛苦的折磨而束之高阁,成为那些甘心遭受折磨的哲学家们的专利。然而,“哲学”(philosophy,即爱智慧)本身并没有因这种被“悬置”(be hanged)而脱离现代社会生活:只要有理性的人类还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语言交流,哲学就永远根植于人类生活之中。这就是当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向现代人类揭示的一条真理。

维特根斯坦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叛逆者。早在本世纪初,他就以哲学家的胆识与敏锐,用他那部唯一生前发表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向当时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们展现了世界的逻辑结构,从而宣告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哲学的寿终正寝,并实现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随后,他又大胆放弃《逻辑哲学论》的预设前提,细心体察人类社会的语言活动,以“语言游

戏”(language—games)概念确立哲学的地位,从而使哲学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事业,并为哲学研究开辟了崭新途径。

“什么是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两种不同哲学观的共同内容(sameness)。对他的前期哲学,哲学家们大多承认,维特根斯坦力图以数理逻辑方法建造世界的逻辑框架,尽管他们对他工作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说。哲学家们承认,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塑造了一代反传统的分析哲学家,因而它们是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然而,对他的后期哲学,不少哲学家(包括像罗素、波普这样的大家)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他们看来,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谈的问题不过是些“雕虫小技”(the trifling skill),或者说,仅仅是在擦拭眼镜,而更重要的是戴上眼镜观察世界。所以,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被他们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是对他前期哲学“莫名其妙的”倒退。但是另一方面,接受了他后期哲学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却把《哲学研究》(他后期哲学的代表作)推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赞誉他的后期思想为当代哲学注入新的生命。

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给人们理解这种哲学本身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按照罗素等人的要求(亦即传统哲学的要求),一切哲学必须对外部世界有所描述,因而最终都是对整个世界的全面理解。显然,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在他那里,哲学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和理解,而是治疗人类语言疾病的活动。对世界如何理解,完全取决于人们进行的不同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重要内容,而这却是无法按照罗素等人提出的要求来理解和把握的。尽管罗素等人竭力诋毁这种哲学的意义,但它对当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事实,又使人们不得不去了解这种哲学的真貌。认识方式的缺乏使人

们去这样做时就陷入了困境。

另一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表述也给人们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这种表述不是晦涩艰深、佶屈聱牙，恰恰相反，它们平铺直叙，浅显易读，而这却使惯于理性思辨的人们不知所云。人们满怀希望，力图从他的书中得到理性的沉思、人生的启迪，然而，看到的却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语言活动，得到的是各不相同、复杂多变的语言现象。这自然使人们在试图理解维特根斯坦时感到无所适从。

可以看出，理解困难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原有的思维定势在起作用，对传统哲学的理解经验使人们习惯于追寻每一哲学观念的深层意蕴(deep implications)，似乎唯有如此，方能体现哲学观念的广博与精深。每当遭遇新的哲学观念，人们首先考虑的往往是这种观念与以往哲学的继承关系，而不是这种新观念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什么新东西。然而，当人们以这种思维定势去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时，却无法从传统哲学中找到它的思想来源，无法挖掘它的语言表层背后的深层意蕴，因为这种深层意蕴也许并不存在。

的确，作为与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甚至与他前期哲学也不尽相同的哲学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很难按传统思维定势加以理解。因为，这种哲学的意蕴就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表述之中，体现在他向我们描述的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之中。

首先，维特根斯坦反对把哲学比作科学，提出对哲学性质的新见解。

我们知道，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都曾致力于探求哲学中的科学方法，逻辑实证主义者更是把这一探求奉为他们哲学的终极目标。正如克拉夫特所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条，即哲学应该是科学的。罗素在他那篇著名文章《论哲学的科学方法》中写道：“如果把共相概念和善恶概念驱出科学的哲学，人们就会询问，对

那些与科学家相对立的哲学家们来说还会有什么专门的问题吗？”^① 罗素的回答是，科学关心的是事实，而哲学则是一切可能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possible)。哲学不必关心尘世凡俗、宇宙星体、时空变迁，哲学命题关心万物不依赖于偶性的普遍属性，这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独立于我们惟以感觉方能发现的事实。因而，哲学是先验的(a priori)，它与逻辑是不可区分的；它关心的是对逻辑形式的分析和陈列，即各种可能出现的命题、各类事实以及事实成分的分类。

沿着这种思路，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就不能比作科学，不能看作是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实在观或行为观，或是对其特有对象加上一种科学的描述。哲学关心的是先验的逻辑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哲学与逻辑是同一的，它们都不是科学。同时，它们也不是科学的：哲学的目的不在于穷尽分类，也不在于尽其所能包罗万象。维特根斯坦写道：“哲学家们总是只顾眼前的科学方法，不顾一切地以科学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来源，并把哲学家引入一团漆黑。”^② 他提出，哲学不会像科学那样形成假说或理论，因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建设，而在于治疗(therapeutic)；不在于解释事物，而在于校正我们的思想。“我们不会发展任何理论，我们的观点中不会有任何假设的成分。我们必须排除一切解释，而只保留描述的应有地位。这种描述从哲学问题中得到理解，也就是达到了目的。当然，这些不是经验问题，解决它们只能通过观察我们语言的功能，并以这种方式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功能：尽管这常常会误解它们。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由于提供了新的内容，而是由于安排我们已知的东西，哲学就是一场用语言去反对

① 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伦敦1963年英文版，第83页。

② 维特根斯坦：《蓝色和棕色笔记本》，牛津，1958年英文版，第18节。下文凡引此书时均在引文后简写此书名BB，并标注节码。

我们知性迷惘的战斗。”^①

维特根斯坦的这段话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两点：其一，哲学不是理论的解释，而是对语言活动的描述。这就与寻求事物本质的科学有着根本的不同。以往哲学家们（包括罗素等人）在谈及语言现象时，总是力图追寻被看作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所谓“本质”（essence），因而，寻求语言的本质、或命题的本质、或思想的本质，似乎成为语言哲学家们必尽的职责。维特根斯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研究语言活动时，把寻求本质的“职责”置之脑后，潜心观察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实际功能。因为在他看来，所谓语言的本质是不存在的，不同的语言活动，即语言游戏之间只存在某种家族相似性，不存在共同的本质。其二，哲学不是理性的思辨，而是经验的活動。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看作一场语言的战斗，是反对理性思辨的战斗，战斗的武器就是我们使用的日常语言。因而，这是一场以日常语言的经验活动反对传统哲学的理性思辨的战斗。这样，哲学就成为经验的活動。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说的“哲学问题不是经验上的”，是指它不是经验科学问题。但在“经验”一词的广泛意义上，哲学又是经验的，即后天的（posteriori）。

从性质上看（the matter of nature），哲学是一种治疗（therapy），这是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性质提出的新见解。他认为，这种治疗不需要任何科学或科学工具，我们所需要的事实都已经在手头。“哲学不会去干预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是描述这种用法（PI，§ 124）。”我们只是提醒自己注意那些显而易见却熟视无睹的东西。“哲学家的工作在于为某个特殊目的而引起回忆（PI，§ 127）。”“如果有人试图推进哲学中的论题，这绝不可能引起对此的争论，因为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些论题（PI，§ 128）。”简单的语言

^①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牛津，1958年英德对照版，第109节。以下凡引此书时均在引文后简写此书名PI，并标注节码。

游戏、清晰的语言表达,并不需要语言上的技术改进,而只是替换了原子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倡的科学的“理想语言”。“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以空前的方式使用我们的语言而去改进或完善规则系统。因为我们所要达到的清晰的确是完全清晰。但这只是指,哲学问题应该完全消失(PI, § 133)。”维特根斯坦的这番话已经向我们表明,哲学所要处理的是熟视无睹的语言现象,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使语言表达清晰正确。只要这样做,哲学问题也就随着语言混乱的消失而消失了。所以,维特根斯坦这样说:“真正的发现是,当我想要搞哲学时我可以不搞哲学(PI, § 133)。”

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中,上面这种令人捉摸不定的表达随处可见。他所爱用的格言警句式的表述方法,的确妙语横生、精炼隽永,但给理解者增加了困难,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然而,尽管如此,维特根斯坦的用意并不在于使理解者引起一系列(哲学史上的)联想,而仅仅在于使理解者回到语言活动本身。因为我们日常使用语言时也往往是间断的、对话式的或格言式的。维特根斯坦把他的著作(也即他的讲演)视为人们语言活动的一部分,例如他把《哲学研究》视为“相簿”(album),书中所描述的各种语言游戏如同相簿里的一张张照片,各张照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的本质,它们仅仅是向我们展现了我们过去的活动,引起我们对往事的回忆。这表明,维特根斯坦以他特有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他的哲学意蕴,这种哲学意蕴不是隐藏在思想的背后,而是体现在他的语言表述之中。这也就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要以大量的精力逐句分析《哲学研究》,写出数卷“阅读指南”(companions)。^①

其次,维特根斯坦确立了语言游戏的哲学地位,强调哲学的活

① 较为著名的有 G. 哈利特著的指南(1977)和 G. 贝克与 P. 哈克合著的多卷本述评(1980—1985),尽管这种做法会令人产生见树不见林之嫌。

动特性。

在《逻辑哲学论》里，维特根斯坦开篇就把语言比作图象，并由此提出了关于意义的“图象说”(theory of picture)；与此相似，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又开篇把语言比作游戏，不同的是，他没有由此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而是确立了体现这种比较的术语，即“语言游戏”。他写道：“我们可以把使用语词的整个过程想象为这样一种游戏，即孩子们由此学会了母语。我把这些游戏称作‘语言游戏’，有时也把谈论一种原始语言称作语言游戏。……我也把语言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都称作‘语言游戏’(PI, § 7)。”

与许多单个游戏或一类游戏一样，语言也有以下这些特点：^①

(1) 自主性。语言与象棋的一种相似在于，它们都是自主的(autonomous)。在象棋中，人们不会去指出作为意义的外在对象，在这种游戏中，人们只会看到输赢。语言游戏同样如此。在语言游戏中，人们看到的是游戏的恰当与否，而不去寻求语言活动之外的意义客体，如同罗素等人那样。维特根斯坦写道：“理解一个句子比人们所能想到的那样更为接近理解一个音乐主题(PI, § 527)。”如果有人询问：“音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音乐送给我们它自身(BB, § 178)。”同样，一幅图画告诉我们的就是它自身，即它的结构、线条和色彩。“面容是躯体的灵魂。”^② 所以，克拉夫特指出，“一切都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Alles war im Wortspiel)。”^③

(2) 无需证明。语言无需以其他目的或标准加以证明。语言规则不是来自实在世界，即它们是任意的，如同游戏规则一样，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语言本身。“语法规则可以称作是‘任意的’，只要

① 参见 G. 哈利特：《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指南》，1977 年英文版，第 69—73 页。

② 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2 页。

③ 克拉夫特：《路·维特根斯坦与卡·克劳斯》，载(德文)《新闻周报》1961 年第 72 期，第 829 页。

这是指，语法的目的不过就是语言的目的 (PI, § 497)。”在对语言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只需承认语言游戏，然后以我们的问题所要求的方式去描述它。在这里，没有任何证明或解释。语言本身是先天的。“语言与某种内在必然性的唯一关系是一条任意的规则。人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把这种内在必然性转变成一个命题 (PI, § 372)。”

(3) 非推论性。我们为某种目的发明一种语言，就像我们想出一种游戏一样，不可能是推论 (ratiocination) 的结果。“我们这里所出现的混乱，不是由于语言在工作，而是由于语言空闲着 (an engine idling) (PI, § 132)。”语言如同散步、吃饭、喝水、玩耍一样，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一个婴儿刚学说话，他并不是通过猜测意义而从前语言状态进入语言活动。人们学会一种简单的游戏，往往首先是通过观看，在语言学习中也有这样一个先于所有定义的阶段，即婴儿先只是观察，然后才对训练做出反应。“在这里，语言教学不是解释，而是训练 (PI, § 5)。”

(4) 无需反思。我们通常要反思我们所说的东西，但我们无需反思语言游戏本身，对某人说的话的理解不是由这些话所带来的某种内在过程 (即内心反思)，正如理解怎样下棋并不是随棋子的移动而产生的内心过程，“我们的语言游戏是行为活动”。^① “‘语言游戏’这个词首先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说出语言是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 (PI, § 23)，”正如有一种猜想游戏，也可能有一种为引起想象而使用词的方法 (如实指定义)，但它绝不是正规的游戏。

(5) 多样性。语言游戏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复杂的生活形式。语言的简单形式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确切明白的活动和反应 (BB, § 17)”，这是游戏的共性，“孩子们被培养成去完成这些活

① 维特根斯坦：《片断集》，牛津，1967年版，第545节。